



出月都初學中蘇
版社新中校華坊

◁ 期壹第 ▷

※我們底宣言

(4案)

這不三不四的「東西」，可說是從我們底，「思想」裡鑽出來的一種結晶品。
我們不能阻遏我們底「思潮」衝激出來的浪花；我們只好把這四濺的浪花聚攏來湊成一個小小的海洋世界。

我們希望我們底天真爛漫的朋友，都能在這小小的海洋世界裡游泳；我們更希望這不三不四的「東西」，能够「相勸與我們底震動數相同的人們底心弦」。

這不三不四的「東西」，也可說是從我們底「情感」裡鑽出來的一種結晶品。
我們不能制止我們底「情感」噴吐出來的星火；我們只好把這點點星火聚攏來湊成一個微微的星月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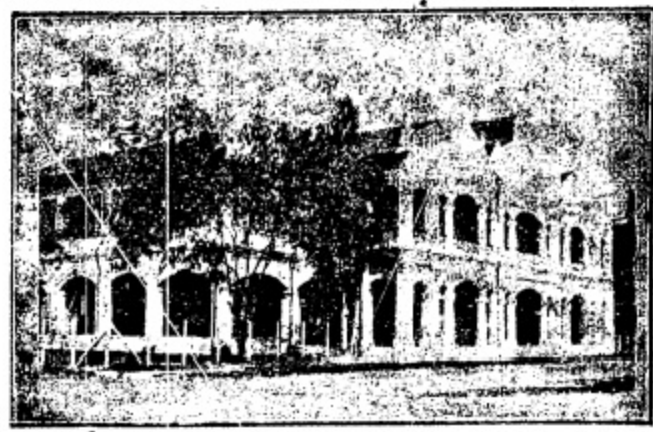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希望我們底「天真爛漫」的朋友，都能來這微微的星月世界裡欣賞；我們更希望這不三不四的「東西」，能够「點燃與我們底燃燒點相同的人們底靈光」。

至於「思想」的幼稚「音調」的不諧和，我們在學生時代當然在所不免。
我們誠懇地希望諸君，能够原諒我們，並且隨時加以指正！

※婦女問題底研究

(李文興)

男女同是人類，無男則不能成社會，無女亦不能成社會。社會是男女兩性合作組成的。男女兩性本來是立於同等地位，自從男性征服女性以後，婦女地位便漸漸地降到了很底很低。差不多不能算是「人」的地位了。近今以來，歐美各國的婦女運動，風起雲湧，男



◁ 面前舍校校學華中坡蘇 ▷

女平等呼聲震耳。這是社會根本改造的種好現象。但大多數內婦女們，尤其是中國婦女，還沉沉地睡在黑暗裡。一點覺悟也沒有，所以我們對於「婦女問題」很有研究的必要。現在就把幾個問題討論一下：

(一) 教育問題

我以為婦女運動，第一當先要求教育解放！就是男、教育機會、等。向來婦女因為沒有受過教育，以致不能自謀職業，更講不到甚麼參政了。就是「一部份受過教育的婦女」，也不過受過「自妻賢母」的教育，這種教育有使婦女

做男子附屬品的可能。所以解決「婦女問題」非打倒自妻賢母的教育不可。婦女若能受合理的教育，能使婦女得着新學識，有了學識，就能覺悟自己，職業，能自食其力，對於「婦女問題」也就不難自謀解決。

(二) 職業問題

舊社會，男、不命女子來當人，往往不肯給他的妻子謀職業，情願自己辛辛苦苦地供養他們。婦女因此便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，祇得倚靠丈夫為生。唉！可憐啊！婦女也是「人」呀！怎麼反甘為男子的附屬品呢？若是婦女能去自謀職業，經濟可以獨立，就不必倚靠男人了，也就不失其為「人」的地位了。現在婦女失業過多，最好組織一個婦女職業會，使一切的婦女，能由此會介紹，得着相當的職業，若婦女因生育兒女而妨礙其職業，就可懸賞實行兒童公有使婦女個個都有職業，然後進一步而謀別的事業，如參政權……等。

(三) 參政問題

現在一般的婦女運動，第一步就是要求參政權。我不知道他們是認參政權為婦女解放先決的問題，還是認有了參政權在政治，便易於出風頭。這是我對於婦女們所抱的疑問。固然婦女運動，就不能不注意到參政權，但參政權也不過是婦女問題裡的一種，若時時頭頭軍用力以解決參政權問題，此外反把教育問題、職業問題看得不甚重要，那就大錯而特錯了，所以要取得此權，必先準備取得此權的工具。

(四) 貞操問題

婦女為了「貞操」二字，不知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苦，含了多少冤，一個女子好好地因為丈夫死了，祇得他守節或者以身殉，結果不過世人替他立碑罷了。何苦呢？為着一塊死石碑上面的表揚而犧牲了自己生命去守節，自己一切慾望，因貞操而事，真是蠢極啦！男女同是「人」，貞操應當兩方面的，試問女子死了，丈夫的有同你守節嗎？可見得男子太自私了，婦女也太不克己自強了。要是婦女認他們是「人」，就應該把「切不入道的，所謂貞操」，起來建建，切斷性道德。

※一個苦學生

(蘇竹聲)

離著鎮市約約五六里的荒涼，有一個鄉村，此地雖不過自給的人家，却是風景極佳，門臨深水，黃土牆，屋前一片平地，滿種了麻，麥，稻之類。人皆以農為生，天一破曉，就往田中耕種，黃昏自來相聞家安歇。他們都快樂樂的度日子。

一輪明月，正從東方的山角上落了出来，放出淡黃的微光，大地上映了一層淡黃的映象，各家的人，都閉著門戶，去享受甜蜜的安夢了。

※新月

(蘇新雨)

一鈎彎彎的新月，
游颯似的航出雲中。
好一回的新月呀！
我們 奉初出世內嬰孩，
天真爛漫純潔的嬰孩，
瞭望你這微光的世界，
瞭望你這微光的世界，
瞭望你這微光的世界，
瞭望你這微光的世界，
你張開你慈愛的兩臂，
攬著我們；
你更用你甜蜜的朱唇，
吻著我們；
我們享着你的香，
我們微微地笑着。
微微的風吹來，
一陣陣把你的「愛」吹散到人間去了。

(二)
一鈎彎彎的新月，
游颯似的航出雲中，
好一回的新月呀！
我們一羣活潑潑的小朋友，
在你這微光的世界，
繞着你跳舞，
繞着你跳舞，
繞着你跳舞，
繞着你跳舞，
微微的風吹來，
把我們唱的歌聲，講的話，
舞的拍子，
一陣陣吹到天上去了。

在這幽靜的夜中，惟有東北角上，有一間矮茅屋。由那隙縫裏透出了微微的光來。那屋裏面的器具，除了幾張桌椅，牀，燈，土竈，和些舊傢伙外，還有些耕種的器具。屋內桌旁，坐著一個滿面愁容的孩子，大約十二三歲，旁邊坐著四十來歲的老媽媽，桌上燃著一盞微微的油燈。那孩子兩隻炯炯如電似的眼眸，正注在桌上的一本書上，口裏發出清脆的響音來，唧唧啾啾的吟著，門外唧唧的蟲聲，和這小孩讀書聲，互相應和著，好似在那兒奏樂唱歌。

那小孩正發奮的自修，忽聞有一種微細的鐘聲，從那繁華的市鎮發出來。這鐘聲，頓把他的讀書聲，打斷了。這所小屋裏頓時也寂寞無聲了。他聽得也疲乏了，便站了起來，信步往屋前的一片草地散步。

那光亮也亮了些，已升到正中了。發出皎白的光輝，好似做這小孩面前引路的明燈。小孩不覺已走近了一條溪邊，那溪邊的流水，潺潺的流著，深處的蘆葦和雜樹，被風吹動搖曳不定。水中映出個明月，及無數亮晶晶的小星來。他在這裏凝呆的想著：「唉！我多麼的：：：自我父親去世後，遺下我們母子倆人，：：：現在：：：他頓把話停止了。已而接續的想

「光明」的誘惑

一隻蠅兒找到窗內射出的
一線光明，
伊！立刻飛前去。
伊！伊！伊！插着窗上的玻璃，
叮叮叮！：：：伊努力一次
，二次，三次：：：想穿過
玻璃到光明地；
但到底總不見伊飛去。

「現年歲不好，柴米又貴，我們母子每日所賺的錢，口夠飽，那裏還有錢？：：：我從此怕要餓學了！：：：唉！多麼的不幸啊！：：：」

一陣婦人的呼喚聲，順著風聲連續不斷的送來，把這凝想的子喚醒。他才覺得在深夜裏，還立在清幽靜的溪旁，留下他的老母孤獨在屋中，他忙說：「阿！兒來！：：：阿！兒來了！：：：他急忙忙的跑回去。他母親正在門外等候他。伊見了他，笑聲可掬的問道：「

你住那裏去哩！在這深夜裏，還不睡？：：：他就跟著母親去睡了。

月亮剛從屋頂上的玻璃窻射入，照在他的上額。他全身藏在被窩裏，只露出一只頭來。那光顯在他的兩頰上，現出鮮嫩潔白的光來，反映在眼裏，令人可愛。

日也向西墜下去了。天亦漸漸的發白了。晨星喔！喔！的啼著。小鳥吱吱啾啾的響著。在這繁華的市鎮上，各家的人，都捲起簾來，開始作工。小孩子，負著許多報紙，到處

米子超的走

(一)

(李贊育)

嗚嗚的汽車叫聲，濃黑的煤油煙。從車尾陣陣的噴出，一條無盡的黃色道路，曲曲灣灣約莫有六十多里，就被這半新不舊的汽車，遲遲的走過了，車裏載着一位十六七歲的少年；旁邊放著兩只皮箱和一籃子書籍，當那車停在學校門口的時候，那少年就跳下車來，叫了學校的傭人，把他的物件搬到學生的寢室裏，這位少年是誰呢？就是林子超君啦！他原來是轉學到這城裡的學校，插進了高小二年級班，心裏快樂的坐立不定；但見一般不熟識的同學，欺負他很是利害；有時要和他相打，有時摸他黑漆漆的頭髮；他只是堅抱無抵抗主義，有時他欺負得他心裏十分難過的時候，自己只是暗暗安慰自己的道：「只靠我的功課超過他們，他們就無欺負我之可能了，」所以他寸步不離的在他的書房裡，預備他的功課；有時還到圖書館去看書閱報，每天都是如此的過他單調的生活；到了年假考完試時，他的成績，真的都比他們好得多，欺負他的同學們，那時如何的慚愧，如何的妒忌，從此以後，他們就覺得他的學問知識超過自己，所以漸漸的由佩服而和好了。

黑黝黝的夜裡，陰風驟起，一片廣漠的草場，寂寥得連小蟲都似乎死去一般，子超慢慢地由寢室獨自出來，眨上眼睛，看見黑沉沉的深夜，忽然想起家裏的父母，將一年沒會面了，所以他獨自這黑暗無人的草場上，私下流了數滴的眼淚，後來覺得有睡意時候，蹣跚的回去了。

子超在學校第二次的期考完了；每次總是得着最好的成績，先生都讚美他的天才；這次暑假，他的父母叫他回去，而他也很久想回去了，所以他趁假期裏回去；一到家裏，他母親就帶他到房裏說：「你的命運真好，你父親替你定了一位很美麗而聰明的姑娘哩！」

你住那裏去哩！在這深夜裏，還不睡？：：：他就跟著母親去睡了。

月亮剛從屋頂上的玻璃窻射入，照在他的上額。他全身藏在被窩裏，只露出一只頭來。那光顯在他的兩頰上，現出鮮嫩潔白的光來，反映在眼裏，令人可愛。

日也向西墜下去了。天亦漸漸的發白了。晨星喔！喔！的啼著。小鳥吱吱啾啾的響著。在這繁華的市鎮上，各家的人，都捲起簾來，開始作工。小孩子，負著許多報紙，到處

二個多月以前，帶回家來了；想你一定很喜歡伊，」這時子超，聽見這般句話，好像從半空中落了一塊大石在他頭上，一時也不能回答他母親的話，過了一刻鐘才嘆！的一聲，出外去找他的朋友去了。

當他在學校之時，總以為在家定快樂得多，現在他在家却不像在彼時的想像中了，他覺得有說不出的煩惱來纏了他，他自己心裏自思的道：「為什麼要待我定下不相識的伊做我終身的伴侶？唉！真是令我下解！」他在家裏很不安的過了三個星期，在開學的前一天他就跑回學校裏去了。

子超雖然生在這個家庭社會裏面，他的思想却不為「環境」的束縛；他也知道多少自由結婚；結婚是人生終身的大事，一失足就是終身大害；但是他那時還不知怎樣構算是戀愛，惟知道與一個女人要好而達到結婚，就算是戀愛的精品，否則就是白晝；所以他覺得可以不承認這門的親事。

開學後二三個月中，他總是愁眉不展地，他們向同學們向他耍玩，他只勉強的一笑，也沒有什麼理由會他們；學校裏所有的同學，無論男女的，都稱讚他的為人學問；但他與那些女同學，初初連話都沒說過，後來他不知怎的就慢慢的和伊們說說談談了，其中有一個他覺得比別的迥然不同，而且他和伊，二人比較要親密些，後來竟成了一對很好的知己；他們有憂愁，都能互相勸解；子超就在無形中從他的枯燥而單調的生活裏，居然給他得了一個優美的伴侶，怎不引起他精神上的愉快學。心曠神怡的甜蜜呢？

他倆互相的愛着，互相研究學問；有時伊教他學風琴，他教伊學「國技」，放學的時候，他倆與其他的二三位女同學，跟在風琴的所住，彈起琴來，大家唱着，柔婉的歌兒，宛轉如同無數小鳥的歌聲一樣，令人聽後，也覺得連憂愁都消失了。

分發。他原來是特報館送報了。每月可得幾塊工錢，他把一半拿來讀書，半補濟家用；他這樣的讀，果不上一個月，就報學了。校中的教職員，憐惜他，愛惜他，就把他免了學費，他從此又得到學校來了。不上一二年，他居然在高小畢業了；然他還抱著讀書的志願，中途雖然受了千辛萬苦，到後來居然能到他的目的地

校聞

△教員辭職 中三主任教員鄭紹崖先生近受城光華日報之聘，因向校長辭職，于八月二十八日過星洲赴檳城，繼任者為譚云山先生云。

△自治會之擴充 上學期原有初中學生自治會。本學期已大加擴充，自小三至中三學生皆得為會員；組織法亦由單一制變而為聯邦制云。

△擴充圖書館 校董劉天文先生於九月十六日逝世，遺囑捐下一千元充本校圖書館費，此外又由各校董自由捐輸，共達二千餘元。聞圖書館主任現已向各書局大購書籍云。

(思沼)